

张怡微/著

新概念图书

怅然年华

第一次觉得时间有一种绽放的姿态。

妖娆而慵懒，

神秘而伤痛；

第一次觉得生命是一种影像，

有坠落的感觉，

有迷失的彷徨；

第一次觉得一年的堆积仿佛现实与梦境的错综，

分辨不清真假，

数不清重叠的空间。

汕头大学出版社



怅然年华

张怡微/著

汕头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怅然年华/张怡微著.-汕头: 汕头大学出版社, 2005.2

ISBN 7-81036-974-1

I . 怅… II . 张… III . 随笔—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 I 267.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5)第010414号

汕头大学出版社常年法律顾问: 广东金领律师事务所

怅然年华

作 者: 张怡微

责任编辑: 胡开祥

封面设计: 耀午书装

责任技编: 姚健燕

出版发行: 汕头大学出版社

广东省汕头市汕头大学内 邮 编: 515063

电 话: 0754-2903126 0754-2904596

印 刷: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0×1230毫米 1/32

印 张: 5.25

字 数: 100千字

版 次: 2005年2月第1版

印 次: 2005年2月第1次印刷

印 数: 15000册

定 价: 18.00元

ISBN 7-81036-974-1/I · 146

发行/广州发行中心 通讯邮购地址/广州市天河北路177号祥龙阁2202室
邮编/510620

电话/020-85250103 传真/020-85250480

马新发行所/城邦(马新)出版集团

电话/603-9056 3833 传真/603-9056 2833

E-mail:citeck.m@pd.jaring.my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承印厂联系退换

目录 | CONTENTS



■ PART ONE

003 爱是一颗幸福的子弹

005 彼岸无花

009 美丽人生

015 我的文字感受

017 我哭泣，因为我悲伤

020 无关生命的一道时间的伤

026 云上的日子

039 壹年

039 壹个人

040 壹岁壹哭荣

052 壹场雨

059 壹个城市

■ PART TWO



■ PART THREE

- 071 影痛不欲生
- 074 《关于莉莉周的一切》
- 076/ 带伤的豆蔻 怅然的年华
- 086 《北京乐与路》
- 088/ 晚安，北京
- 102 《心动》
- 104/ 奈何看朱忽成碧
- 119 《从天而降的一亿颗星星》
- 121/ 美丽世界的孤儿
- 138 《朋友》
- 140/ 残酷的留白
- 151 《自梳》
- 153/ 冰玉堂

001

一场成长的事

爱是一颗幸福的子弹

002

我的回忆都是影像，但它们不是故事，而是本能

爱是一颗幸福的子弹

尽管疼痛，尽管可以清晰地感受到伤害，尽管可以有很多很多理由让我明白一场很长的分离，我想我终究还是承受住了，终究还是决定要如此坚定地坚守内心的感受，终究还是有足够的希望去面对、去抗争，甚至，去遗忘。

最近心脏常常无端地抽搐，常常猛地，生生地一阵疼，仿佛碎了一般。我想我曾经不止一次在我的小说中描述过所谓的心悸，那都是骗人的，我也不晓得拿来骗谁，只是觉得写到了，分量就重了，生命就完整了，不缺无常，不缺疼痛，那便是文学了。现如今，我连嘲笑的力气都没有，我似乎正在经历一场蜕变，变得彻底，变得锋利，变得张扬、壮烈。我形容不好，因为已经再也不敢无端伪装了，因为我再也没有一点自尊去口口声声描绘，痛或者心碎，也许在真正经历过之后，才明白，有些东西，真的不可以拿来消遣，拿来铺张的。我发现，生命中最难熬的日子不过如此，身边的人倏一下就不见了，张扬的笑声被冰冷的走廊吞没，口口声声爱或不爱的誓言还铭记于心，而说话的人早已游离于天外，沉浮生死一线间，你连面都见不到了。

我是突然间意识到自己的无能的，比方真的想要做些什么，却眼睁睁看着美好的东西被肆意蹂躏，什么都做不了。

我想着很多人离开，想着很多人告别。想着很多人没有看到我的眼泪，难道真的不了解我的悲伤吗？

我想到我的成长，我想我应该要明白些什么了。没有谁离不开谁正如没有谁离不开谁。若即若离之中，我会想到很多人怀念很多人依恋很多人。我忽然想听任何人的声音，任何人都可以，让我知道不管有没有爱，至少存在。我想我是真的害怕了，害怕一个人，害怕很多人。

很难说我现在在想谁，很难说现在谁在想我。

很难说昨天晚上谁陪我熬到天亮，歌很好听，却丝毫赶不走寂寞。

我不是个生来寂寞的人，却只能凭借它思考或者沉睡。我想要嘲讽，却害怕有惩罚。我是个胆小的人，因为寂寞太短，遗忘太长。

寂寞是琐碎的东西，但只要一个触点，就可以点燃心里的荒芜。所以我不责怪寂寞，我只能责怪我心底的荒芜。

我切切实实如此爱着我的生命，只有真正眷恋的东西，才可能如此深重地恐惧。因为默契，所以彼此了解身体，才能击中最柔软的地方。连挣扎的欲望都没有，我不是强者，而是真正的弱家，爱生命爱到绝望的弱家。

沉醉晚风中，我不愿回头，不舍不弃，不忘，忘不掉。一见一回心底一阵痛，故人故事故情只落得一场空，回忆之前茫

茫如梦醒，忘记之后方知梦中还有梦。

浮沉寒风中，我心乱如麻，一脚踏空，坠落回忆中。突然我又想起你的脸，突然我又想起你当天的叮咛。

我知道谁都可以把我伤害，因为爱是一颗幸福的子弹。

我想我依然不会放弃，依然不会逃离对于生活一如既往的爱恋以及对于生命一如既往的虔诚，只是对于无常，我想我更应该比较坚强，只是对于生命，我想我更应该保持沉默。不再张扬了，不再以为我什么都可以承受，什么都能够舍得。原来我是如此脆弱，没有爱就没有伤害，因为爱是一颗幸福的子弹。

彼岸无花

人类若真有惊世骇俗的创造，那便是深植在意识深处的那份固守。

人类若真有可歌可泣的固守，那便是埋葬在生命终点的那些愚昧。

是什么？

倘若终究人类将会走向灭亡，那么我想，这份伟大的固守也终究凝成一场沉默。任凭未来的生灵面对断壁残垣无尽遐思，任凭一场绚丽的文明化作烟雾，消散，弥漫，挥之不去。

创造的同时就开始纪念了。人类创造了装饰身体的器物，

便开始在墙上勾画出自己的模样；人类创造了计数，便开始把所有有数目的东西就绪安置，仿佛一队队愚蠢的列兵；人类创造了生命和文化，我们发现了令人瞠目的古文明；人类创造了战争掠夺和瘟疫，苦难颠覆了一个又一个过去的过去也揭开了一个又一个过去和现在。人类总是马不停蹄乐此不疲，要将世界的每个角落踏遍。

信仰是什么？信仰的背面是什么？

是背叛？

不是，是等待。

等待拯救世界的英雄，每个时代总应该有英雄。也许不能挽救一个时代，也许只是演绎一场场华丽的梦想。一大片功绩和一大片奢靡背后躺着多少挣扎的眼睛，躺着多少坚守的尸体。

整个世界沉寂下来的时候，也许能看清其中的真实。等待背后还是等待的时候，谁都找不到英雄。眼神变得惶恐，变得焦虑。死去的时候，竟然还念念不忘，弥散在空气中的，竟然还有虔诚，竟然还有，一个民族的至死不渝。

仿佛，历史和文明不仅仅相随与信仰和等待，甚至是信仰与灾难，信仰与暴虐。这或许才是真正完整的一场经历，坚实的并非浮华的脚印，足迹通向彼岸，梦想之花若隐若现。这其中也有挣扎，有苦难，有不堪回首，有铭刻于心，永垂不朽。

很多人都想变成英雄，摘取彼岸圣洁的花。面对无尽的岁月，总有人想要留下一点自己的东西。圣人想要留下警世格言，文人想留下传世文章，王侯想要留下万世威名。他们总想把这一切无限扩大，成就一番骇俗的经典。这些都不是荒谬，

都不需要指责。事实什么都掩盖不了也改变不了，历史有时候是怕人的，每时每刻都忘不了平衡，你可以选择忘却但无法妄想改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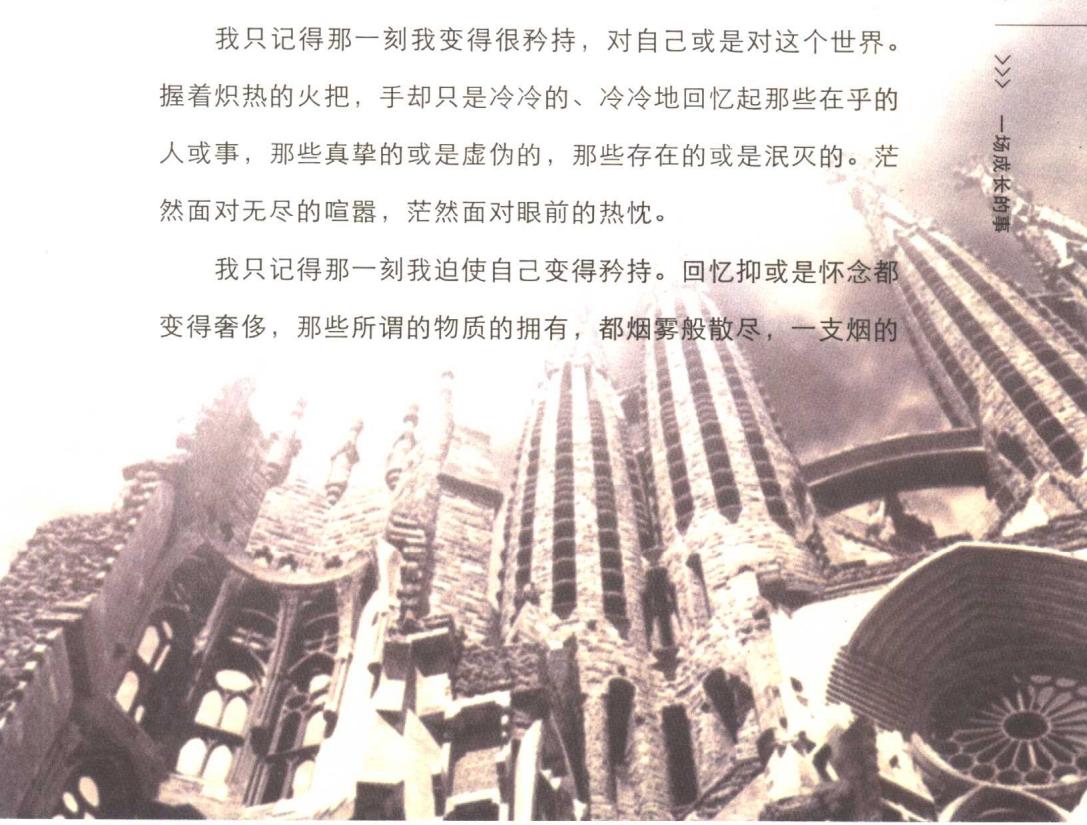
只是，彼岸未必有花，正如死去的未必都是英雄，正如英雄也不过是一个童话。泡沫的堆积，耗费的却不只是生命。我爱着我的英雄，却不因为这拯救，而因为我以为他可以拯救，这就够了，足够抚平我的内心，足够一个故事，写好我的坚守。

“彼岸没有灯塔，我依然，张望着。天黑，刷白了头发，紧握着，我火把。”

这是如此震慑人心的生命力啊，我想，倘若真要将人类的精神做一个歌颂，这是一定不能遗落的秉性和节操。

我只记得那一刻我变得很矜持，对自己或是对这个世界。握着炽热的火把，手却只是冷冷的、冷冷地回忆起那些在乎的人或事，那些真挚的或是虚伪的，那些存在的或是泯灭的。茫然面对无尽的喧嚣，茫然面对眼前的热忱。

我只记得那一刻我迫使自己变得矜持。回忆抑或是怀念都变得奢侈，那些所谓的物质的拥有，都烟雾般散尽，一支烟的



功夫，彻底被空气所淹没。我们的肉体是有节奏的，呼吸则是最根本的框架。我迫使自己矜持，才可能把自己隐藏的节奏听得明白。我以为我是英雄，我握着火把，就以为可以点燃信仰的尽头。

我以为我可以变成英雄，虽然我只打算为自己效忠。

我不在乎彼岸的风景，我只打算成就自己的英勇。

我不需要谁为我心痛，我希望烈火中有光荣。

没有流血，已经牺牲。

没有壮烈，已经，灰飞烟灭。

我后来想人类的信仰有着毁灭的力量，也许先把自己毁灭，也许是集体的至死不渝。

我想这样是可怕的，一种覆灭的宿命在我眼底燃起一道惨烈的虹。

青青翠竹总是真如，郁郁黄花无非般若。世上没有真正的超脱。人们总是一面向往着浩渺的天空，一面又回首眷顾着脚下的沉沉大地。佛祖若能真正的超脱，就不会念念不忘想要普度众生。然而，或许这才是照见诸相虚妄，万法皆空后的究竟涅槃，若住般若。

看见的，熄灭了。

只见人影憧憧，只见白烟涌动

只听呼喊浩荡，只听守望决绝

燎原，燎原……

美丽人生

我慵懒地躺在床上，像是一个受伤的逃兵，目光空洞却凝固。我渴望这是一个如此静寂的夜晚，空气中充斥着冰冷的气氛，很可惜，这是一个气温32摄氏度的大白天，阳光尖利地擦过窗框，像燃着了一般。透过窗子，我望得见对面高层，有一个女人，头发散乱着，穿着睡衣，正专心致志地晒着被子。她伸手拍被子的时候，整个身体向外倾，睡衣却被卡在阳台的窗框上，以至于我可以清晰勾画出她的身体，不加修饰倒也显得丰满。她看看刺眼的阳光，又欣喜地看着被子，莫名其妙地笑了起来并下意识更使劲地拍着。我感到由衷的惊异。我常常看到自己的母亲，大清早不等穿好衣服就去晒被子，然后也会眯缝着眼对着阳光咧开嘴笑。我突然发现，她们的这种笑有着相似的心情、相似的率真，相似的源于女人最本真的温柔。

我住在一群老得不能再老的房子中，具嘲讽意义的是在我这群老房子的对面就错落有致地树立着一排新型公寓。我曾经不止一次埋怨我们老房子的陈旧，不止一次听着新闻中市政府整修旧房的计划，嘲笑它落魄，也不止一次遥望对面的公寓，打心底里憧憬那些与我们老房子中完全不同的生活。我趴在窗

台上，幻想对面四季开着空调的房间，幻想对面冰箱中永远吃不完的食物，也幻想对面某个与我年纪相仿的女孩，每天想的是网球、意大利咖啡或是基督教。与我的异想天开相比，母亲要显得平和得多，于是我有时也会嘲笑她的麻木，把她这种平和归于逃避现实、失去激情或更年期症状。每当看到她晒被子时的傻笑时，我更是觉得这是一种很阿Q的行为，觉得当穷得只剩下企盼阳光，是一种很可悲的方式。而今天，对面发生的情景却使我改变了看法。我猛然回想起，我过去趴在窗台上憧憬的岁月里，在对面的那个窗户中，整日整日的都只现身她一个人，或是孤独地晒被子，或是一个人抽着烟。她没有工作却身居豪宅，会不会是……再然后我感到了自己陋室的高洁，对于盲目的猜测，偷着乐了好一会儿。无论如何，至少我看明白了一点，每个人都能够在生活中找到自己的位置，没有高贵或是卑贱。母亲的平和源于她找到了适合自己的位置，而那个女人抽烟的身影与拍被子时的傻笑，不论出于什么缘故都让我感到有些许苍凉。

生活或许是一个很深很深的课题，我知道这种概括很蠢，但这的确是我的由衷体会。即使我不再妒忌对面的生活，可我依旧有些疑惑，为什么女人对于阳光和她们的被子有着如此专注的热爱。巴尔蒙特曾经说过：“为了看看阳光，我来到世上。”这是我用我愚蠢的目光看到的最为令我感动的人生箴言。可当初我感动的时候，压根没想到过女人、阳光和她们的被子，因为巴尔蒙特是一个男人。一个男人在经历了生命的浮华与沉沦之后回眸起人生的真谛，将自己的信仰与爱无私的倾注于世界，

也或许带有某种宿命的感情，思索起“满目繁华何所”，却又终究得不到答案才负气的向广袤的自然世界低头。无论如何，人生可以这么去简单的理解，生命的意义由于各人不同的人生而各不相同，但有一点，是人性相通的，那就是对于美好的热爱。

我相信，即使再作恶多端的人，内心深处也有阳光的一面。死刑犯面对苍茫大地最后的回眸中，浑浊的双眼在追寻着什么，脑海中在迅速回想着什么，会是那些最为不堪回首的场面吗？会是众人唾弃的场景吗？还是有可能为自己在思维中另辟一方净土，来世重新生活的面貌，有阳光，有空气，都是新鲜的。这是一种解脱，或许对世人来说，这种解脱蕴含着危险与奸邪，罪犯的阳光是我们的乌云，但这颗追寻的心是不容回避的。我也相信，即使再平凡的人都有着对于生命的激情，就像是我的母亲。面对普照的阳光，她会迫不及待地拿出自己的被子去融入自然。被子在我们眼中或许只是被子，但对于母亲的生活，或许是家庭生活的大部分，是她生活的代表，有她对于家的爱



和辛劳，她将自己的心融入自然之中，接受阳光的洗礼，怎能不由衷地微笑？我同样相信，即使再复杂的生活都有简单的对于自然的向往，就像我对面公寓中的女人。她的烟或许能够勉强衬托出她不真实的性感、成熟，或许反映了她的孤寂与失落，但完完全全帮助不了她摆脱她的处境，哪怕只是一分钟也好。但晒被子的时候，她不经意找到了自我，她看着阳光傻笑的那一刻，背后物质的浮华是不存在的，她也似乎能够暂时摆脱贫束缚，摆脱贫她曾经追求的，现今又不容许她后悔的包袱。笑起来的那一瞬，她与母亲的角色是一样的，都是对于生命的，执著的追寻者。

我渐渐有些热爱我的这群老房子了，从中我可以无比清晰体会普通的生活。透过它，我又能够找到生活的支点。以前，看《长恨歌》的时候，始终不明白王安忆对于上海街道的描述。她说“上海的街道是性感的”，我走过了上海的上千条街，都找不到一丝冲动的感觉。以前，读张爱玲的时候，由衷体会到三十年代上海湿润微带些黏稠的气息，却总以为这并不是我眼中喧嚣的上海，因为我找寻不到其中的静谧。以前，读陈丹燕的《上海的风花雪月》时，感受到一种酸酸的带有些许涩涩的咖啡香的城市气息，更是主观地认为她所营造的是某个时代的巴黎或是罗马的旧风情，至少不是上海。于是我常常会故作聪明地讨厌艺术的手法，把它看作是一种矫情。但现在我不得不检讨自己的庸俗，确实她们用的是一双如此高贵而暧昧的眼睛哪！

王菲有歌唱得好：“每只蚂蚁，都有眼睛鼻子，它美不美